

随笔

# 布谷声声

久居县城很少听到布谷鸟的鸣叫了，怀旧思绪的驱使打开了尘封的记忆，每每想起儿时的布谷声，仿佛又回到了童年。

布谷鸟是候鸟。李时珍说，布谷鸟立春即啼，夜啼达旦，鸣必向北，至夏更甚，昼夜不息，其声哀切，田家候之，以兴农事。四声一节的啼叫，赋予了人们太多的联想，常常和农事活动联系在一起。农村进入春耕生产季节时，它的声音像告诉人们赶快播谷莫误农时，仔细一听就似催人下地干活的音韵“下地干活——下地干活——”。麦子快要成熟时，它的叫声又仿佛是“麦秸垛垛——麦秸垛垛——”。那时农村生活十分困苦，很少吃上小麦面粉做的白馍，特别是小孩子一听到这个声音，就觉得吃白馍的日子已经不远了。农忙季节的早晨，大人在布谷鸟的叫声中从睡梦里醒来，拖着疲惫的身子起床，揉了揉惺忪的双眼，深深地打了一个哈欠伸伸懒腰，拿起工具下地干活去了。小孩也不能睡懒觉，在布谷鸟的叫声和大人再三呵斥催

散文

## 五爷的绝活

■周涛

五爷是我们村中辈分最高的人。九十多岁了，耳不聋眼不花，精神矍铄。他是一位农村老人。

惊蛰前夕，我回到久别的村庄。见五爷斜躺在炕边，帽子遮着眼，懒散地晒着太阳。我走上前，喊了声五爷。我每次回家，都会找五爷闲聊。五爷说话很亲切，他没上过学，也没出过远门，我作为村中走出来的大学生，五爷总感到我了不得，见了面总喜欢问这问那。

五爷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他敲得一手好响锣。年轻时，方圆几十里，没有不认识他的。提起当年打响锣，五爷眉宇间多了几分神采，笨拙的口舌也变得健谈。

讲起响锣的来历，五爷说，据传，清朝乾隆皇帝南巡私访途经此地，周边豫皖官员闻讯聚此接驾，为营造声势迎接乾隆皇帝驾临，当地有名的进士王子由就把锣和舞巧妙地结合起来，精心编排了一套大锣的演奏，组织几十名打锣艺人，用响锣舞来欢迎乾隆皇帝。乾隆皇帝非常高兴，响锣舞也得到了老百姓和官员们的支持和认可。从此，官会

响锣就流传下来，以后演变成为老百姓红白喜事时所用，深受群众的喜爱。

其实响锣打法很简单，技巧很容易掌握，五爷告诉我，传统的响锣，打法有几种，七点锣的节奏慢四快三，九点锣的节奏慢六快三，还有十二点锣、十四点锣、十六点锣和二十四点锣。演员以铜锣为道具，时而打时而舞，并用锣组成各种造型，惟妙惟肖，出神入化。在锣舞中有“二龙戏珠”、“龙摆尾”、“龙翻滚”、“龙盘柱”、“跳龙门”、“天女散花”、“青蛙啃泥”、“张果老倒骑驴”、“寇准背靴”、“二郎担山”、“狮子滚绣球”等多种表演套路，每个套路都形象逼真，具有独特的表演程式和演奏技巧。

以前，在婚丧嫁娶时，都有响锣表演，配合着唢呐、土三响枪。全村人都围着观看，场面很是壮观。响锣表演的精彩阶段主要是新娘子上花轿后，花轿先用轿杆撑起。花轿是四人抬，前面第一个是抬轿主角，他用快板节奏应和着棒子声先说一段轿歌子。接着就是响锣表演，有双人舞和单人舞，即兴演出，有时配合着抬轿人员的专业舞蹈，场面很喜

■王家备

苦——”的叫声，他们觉得找到了替他们叫屈的知音，心理得到莫大的安慰。

近年来城镇由于绿化面积不断地扩大，植被面貌翻天覆地地改变，公园内、滨河旁、街道边、庭院里高大的树上又传来了久违的布谷鸟的声音。虽然叫声依旧，却没有了以往诸多的感觉，听起来是另一番音韵。

现在没有了“播谷播谷”的催促；没有了“下地干活”的压力；没有了“麦秸垛垛”的企盼；没有了“赶快扛锄”的鞭策；没有了“快快避暑”的威胁；没有了“光棍好苦”的凄楚，现在觉得好像一遍又一遍地喊“注意防火——注意防火——”，时过境迁，人的感觉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啊！是的，城镇高楼林立，宾馆饭店随处可见，工厂超市、商场学校等处人口密集，车水马龙，加上春夏季节风多雨少，天干物燥，火灾隐患多多，极易引发火灾，布谷鸟的一次次提醒“注意防火”，显得多么及时必要啊，更体现出人和大自然和睦相处的重要性。



## 三月，女人的故事

■徐桂荣

### 阳春三月

小草发芽了  
柳树发芽了  
杏树发芽了  
桃树发芽了  
迎春发芽了  
油菜发芽了  
以及那些死去的人  
复活的人  
脸朝着不同的方向  
也在发芽。春天  
以各种名义，各种姿态  
在天空，大地  
目之所及之处  
伸出自己的小手  
就要拉你进来  
已经拉你进来  
无处可逃，避之不及  
新鲜葱翠的女人们  
从各色各样的小丫丫里  
看见自己

### 三八节

酒，有时候也是好东西  
比如今天，三八节  
几个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  
一本正经地坐在一起  
不说工作  
不谈新闻  
不论家事  
如果没有这些火做的液体  
该是多么尴尬的场面  
来来来，上酒上酒上酒啊  
白的也行，红的啤酒也可以  
只要是酒，尽管拿来  
一杯挨一杯，一轮接一轮  
十杯不醉不信你百杯不醉  
女人的节日  
就用这些玉液琼浆  
将女人从头至尾，由外而内  
浇一浇，灌一灌  
这个春天太冷，桃花深藏  
就从她们的嘴唇开始  
让桃花，一朵一朵打开  
一朵一朵  
漫及眼角，腮上，颈项  
直到她们自己成为桃花本身  
风不吹，自摇曳

## 她是那块地里最大的一颗草莓

那天，她穿红衣，抹红唇  
两腮粉红，眼波流转  
在初春的草莓地里  
时而蹲下来  
时而走来走去

竹篮子已经满了  
但还有那么多草莓  
在脚下  
小心地红着，小心地熟着  
需要采摘

竹篮子已经满了  
没有风，草莓的香气  
迷幻而又安静  
她时而蹲下，时而走来走去  
至今不肯回来

散文

## 又到玉兰花开时

■陈德信

漫。这只是我妄念。大自然自有它永恒的规律，花开花落自有定时，白玉兰并没有因为我的妄念而怜悯于我错了花信，只在春三月无声绽放。说是无声，其实花是有语的。短暂的花期，它把刻意珍藏、默默蓄积数百日的雨露精华，在和风送暖、万物复苏的季节，赶在芽萌叶生之前，幻化成至纯至美的满树琼瑶，像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，把自己埋在心底的花事，含情默默地吐露，春芳妙语只为知音赏听。那静立枝头的硕大的花朵是它的明眸流盼，那独具的芳郁是它的素魂凝香。

三年时光，匆匆而过，园内多处美景在心头了然无痕。虽然只看到两次玉兰花开，那满树的清丽洁白、冰莹玉润的美却印在了心底，成为一种珍藏和期冀。

走出林园，南北东西走了很多地方，不知是别地儿没有它的存在，还是压根儿没有在意，再也没有见过白玉兰的影子。渐渐地，那琼花竞放的景象在心头淡漠了。白玉兰像是埋在心田的一粒莲子，竟有数年的沉寂。

再次目睹白玉兰的丽颜时，我已脱下戎装，弃武从文，步入新闻工作者的行列。

单位占地百余亩，绿树围绕，苗木茂盛，后院有十多亩苗圃。也许，这是冥冥之中天定的机缘，在这里，竟生长着大片一人多高的白玉兰。这许是那枚埋在心田的种子复苏吧，谁会想到，那已淡忘的花儿，会在这名不



白玉兰花开时节，常想到林园——我初识白玉兰的地方。二十多年前，我从豫东平原来到了那座风光旖旎的军队校园，生平第一次目睹了白玉兰的芳姿。

林园坐落在歌乐山南麓的峡谷中，背倚青山，前绕小溪，山岩俊秀，林木葱茏，终年云雾缭绕。园内亭台楼阁依山而建，错落有致。西山云梯、梅林等景观点缀其中，生机盎然，相映成趣。最为难得的是林园有两棵高大的白玉兰，冠径达十米之多，被称为四川的“玉兰王”。

在紧张的学习和训练之余，我常沿着西山云梯，拾阶而上，在林园的曲径回廊上游走，在中国两位巨人曾经对话的石桌旁徜徉。驻足宋美龄曾经姿态婵娟的舞厅，在那两棵相距丈余的白玉兰树下徘徊，仰视它已是绿叶满枝的青葱树冠，希望它月月花开烂